

中文版序

2014年9月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休假正式開始，我計劃好好利用這一年的安靜，把過去幾年累積的文革文藝研究整理出來。可是，香港社會同時進入極度的不安和躁動，我也變得神經兮兮，一方面盡量把自己鎖在距離當下很遠的中國文革中，努力尋找它的秩序和邏輯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又無法不讓自己的情感被運動綁架。書就在這樣跌跌撞撞的環境中定調——紙上，文革跟雨傘一點關係都沒有，但我也知道香港的當下，或多或少影響了我書寫文革時應該擁有的泰然。

我寫文革的初衷很單純：出於簡單的好奇。我跟大部分在香港長大的同齡人一樣，對毛時代的中國一無所知，這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植入的無知。無知不是福，因為它會生根發芽，演變成愚昧和歧視。我想填補自己對中共的知識貧窮，也希望為自己既有的觀念帶來衝擊。是好是歹，這是一本沒有親歷文革的香港人所寫的文革書，這個位置自有它的視角。我選擇從文革入手，也隱隱帶著對革命的浪漫想像。當然，這想像很快被厚實和互相矛盾的史料所沒頂。到最後，我只希望，面對這樣一段暴烈的歷史，能夠寫一本溫柔一點的書。

雖然中國政府依然把文革定義為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」，但事實是，無論它最後如何失敗，也掩飾不了它亮相時所帶出的暴力、速度、義無反顧、連根拔起，它的能量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場革命中都毫不遜色。可是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書寫這一革命，我們能否溫吞一點，多些轉

彎抹角，留自己也留歷史多些迴轉和對話的餘地？這書見證了自己對待這段歷史的蹣跚和關懷，有些話講得不清不楚，是自己力有不逮，也多少反映了我對當時（和現在）複雜世界的猶豫。但書寫文革，沒有讓我害怕政治，反而，我確信人們從私入公是一個實踐平等的過程，只是文革沒法堅持這個政治願景。也因此，雨傘運動在某程度可以是文革的一個反證，還看這一代人的定力，以及虛心的經營。

彭麗君

2016年5月

香港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